# 抱朴子/卷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內篇・卷十五 雜應

抱朴子
內篇・卷十六 黃白
作者：葛洪

內篇・卷十七 登涉

抱樸子曰：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，千有餘首。黃者，金也。白者，銀也。古人秘重其道，不欲指斥，故隱之雲爾。或題篇雲庚辛，庚辛亦金也。然率多深微難知，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。世人多疑此事為虛誕，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。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，因複求受黃白中經五卷。鄭君言，曾與左君於廬江銅山中試作，皆成也。然而齋潔禁忌之勤苦，與金丹神仙藥無異也。俗人多譏餘好攻異端，謂予為趣欲強通天下之不可通者。余亦何為然哉！餘若欲以此輩事，騁辭章於來世，則餘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，足以寄意於後代，不復須此。且此內篇，皆直語耳，無藻飾也。余又知論此曹事，世人莫不呼為迂闊不急，未若論俗間切近之理，可以合眾心也。然餘所以不能已於斯事，知其不入世人之聽，而猶論著之者，誠見其效驗，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。而餘貧苦無財力，又遭多難之運，有不已之無賴，兼以道路梗塞，藥物不可得，竟不遑合作之。餘今告人言，我曉作金銀，而躬自饑寒，何異自不能行，而賣治躄之藥，求人信之，誠不可得。然理有不如意，亦不可以一概斷也。所以勤勤綴之於翰墨者，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，見餘書而具論道之意耳。夫變化之術，何所不為。蓋人身本見，而有隱之之法。鬼神本隱，而有見之之方。能為之者往往多焉。水火在天，而取之以諸燧。鉛性白也，而赤之以為丹。丹性赤也，而白之而為鉛。雲雨霜雪，皆天地之氣也，而以藥作之，與真無異也。至於飛走之屬，蠕動之類，稟形造化，既有定矣。及其倏忽而易舊體，改更而為異物者，千端萬品，不可勝論。人之為物，貴性最靈，而男女易形，為鶴為石，為

虎為猿，為沙為黿，又不少焉。至於高山為淵，深谷為陵，此亦大物之變化。變化者，乃天地之自然，何為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？譬諸陽燧所得之火，方諸所得之水，與常水火，豈有別哉？蛇之成龍，茅糝為膏，亦與自生者無異也。然其根源之所緣由，皆自然之感致，非窮理盡性者，不能知其指歸，非原始見終者，不能得其情狀也。狹觀近識，桎梏巢穴，揣淵妙於不測，推神化於虛誕，以周孔不說，墳籍不載，一切謂為不然，不亦陋哉？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，便雲天下果無此道，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，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。成都內史吳大文，博達多知，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，見根煎鉛錫，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，以鐵匙攪之，冷即成銀。大文得其秘方，但欲自作，百日齋便為之，而留連在官，竟不能得，恒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。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，好黃白術，娶妻得知方家女。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，甚憂。妻曰，請致兩端縑。縑即無故而至前。偉按枕中鴻寶，作金不成。妻乃往視偉，偉方扇炭燒觚，觚中有水銀。妻曰，吾欲試相視一事。乃出其囊中藥，少少投之，食頃發之，已成銀。偉大驚曰，道近在汝處，而不早告我，何也？妻曰，得之須有命者。於是偉日夜說誘之，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，猶不肯告偉。偉乃與伴謀撾笞伏之。妻輒知之，告偉言，道必當傳其人，得其人，道路相遇輒教之；如非其人，口是而心非者，雖寸斷支解，而道猶不出也。偉逼之不止，妻乃發狂，裸而走，以泥自塗，遂卒。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，高才達學，洽聞之士也，而事之不經者，多所不信。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，乃試令作之，雲以鐵器銷鉛，以散藥投中，即成銀。又銷此銀，以他藥投之，乃作黃金。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，行之未百日，夜臥即便見天文及四鄰了了，不覺複有屋舍籬障。又妾名瑤華者已死，乃見形，與之言語如平生。又祭廟，聞廟神答其拜，床似動有聲。令思乃歎曰，世間乃定無所不有，五經雖不載，不可便以意斷也。然不聞方伎者，卒聞此，亦焉能不驚怪邪？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，皆須齋潔百日已上，又當得閒解方書，意合者乃可為之，非濁穢之人，及不聰明人，希涉術數者所辨作也。其中或有須口訣者，皆宜師授。又宜入於深山之中，清潔之地，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。而劉向止宮中作之，使宮人供給其事，必非齋潔者，又不能斷絕人事，使不來往也，如此安可得成哉？桓譚新論曰：史子心見署為丞相史，官架屋，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，作金不成。丞相自以力不足，又白傅太后。太后不複利於金也，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，又甘心焉，乃除之為郎，舍之北宮中，使者待遇。甯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，而令凡人雜錯共為之者哉？俗間染繒練，尚不欲使雜人見之，見之即壞，況黃白之變化乎？凡事無巨細，皆宜得要。若不得其法，妄作酒醬醋羹臞猶不成，況大事乎？余曾諮於鄭君曰：“老君雲，不貴難得之貨。而至治之世，皆投金於山，捐玉於穀，不審古人何用金銀為貴而遺其方也？”鄭君答餘曰：“老君所雲，謂夫披沙剖石，傾山漉淵，不遠萬里，不慮壓溺，以求珍玩，以妨民時，不知止足，以飾無用。及欲為道，志求長生者，複兼商賈，不敦信讓，浮深越險，乾沒逐利，不吝軀命，不修寡

欲者耳。至於真人作金，自欲餌服之致神仙，不以致富也。故經曰，金可作也，世可度也，銀亦可餌服，但不及金耳。”餘難曰：“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作之，作之則非真，非真則詐偽也。”鄭君答餘曰：“世間金銀皆善，然道士率皆貧。故諺雲，無有肥仙人富道士也。師徒或十人或五人，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？又不能遠行採取，故宜作也。又化作之金，乃是諸藥之精，勝於自然者也。仙經雲，丹精生金。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。故山中有丹砂，其下多有金。且夫作金成則為真物，中表如一，百煉不減。故其方曰，可以為釘。明其堅勁也。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。故其能之，何謂詐乎？詐者謂以曾青塗鐵，鐵赤色如銅；以雞子白化銀，銀黃如金，而皆外變而內不化也。夫芝菌者，自然而生，而仙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，芝生，取而服之，亦與自然芝無異，俱令人長生，此亦作金之類也。雉化為蜃，雀化為蛤，與自然者正同。故仙經曰，流珠九轉，父不語子，化為黃白，自然相使。又曰，朱砂為金，服之昇仙者，上士也；茹芝導引，咽氣長生者，中士也；餐食草木，千歲以還者，下士也。又曰，金銀可自作，自然之性也，長生可學得者也。玉牒記雲：天下悠悠，皆可長生也，患於猶豫，故不成耳。凝水銀為金，可中釘也。銅柱經曰：丹沙可為金，河車可作銀，立則可成，成則為真，子得其道，可以仙身。黃山子曰：天地有金，我能作之，二黃一赤，立成不疑。龜甲文曰：我命在我不在天，還丹成金億萬年。古人豈欺我哉？但患知此道者多貧，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，非亂世所得也。若戎鹽鹵鹹皆賤物，清平時了不直錢，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。羌裡石膽，千萬求一斤，亦不可得。徒知其方，而與不知者正同，可為長歎者也。有其法者，則或饑寒無以合之，而富貴者複不知其法也。就令知之，亦無一信者。假令頗信之，亦已自多金銀，豈肯費見財以市其藥物，恐有棄系逐飛之悔，故莫肯為也。又計買藥之價，以成所得之物，尤有大利，而更當齋戒辛苦，故莫克為也。且夫不得明師口訣，誠不可輕作也。”夫醫家之藥，淺露之甚，而其常用效方，便複秘之。故方有用後宮遊女，僻側之膠，封君泥丸，木鬼子，金商芝，飛君根，伏龍肝，白馬汗，浮雲滓，龍子丹衣，夜光骨，百花醴，冬鄒齋之屬，皆近物耳，而不得口訣，猶不可知，況於黃白之術乎？今能為之者，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，此道一成，則可以長生。長生之道，道之至也，故古人重之也。凡方書所名藥物，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，如河上奼女，非婦人也；陵陽子明，非男子也；禹餘糧，非米也；堯漿，非水也。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、雞頭鴨蹏、馬蹄犬血、鼠尾牛膝，皆謂之血氣之物也；見用缺盆覆盆、釜𠺕 曆大戟、鬼箭天鉤，則謂之鐵瓦之器也；見用胡王使者、倚姑新婦、野丈人、守田公、戴文浴、徐長卿，則謂人之姓名也。近易之草，或有不知，玄秘之方，孰能悉解？劉向作金不成，無可怪之也。及得其要，則複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，凡人可為耳。劉向豈頑人哉，直坐不得口訣耳。今將載其約而效之者，以貽將來之同志焉。當先取武都雄黃，丹色如雞冠，而光明無夾石者，多少任意，不可令減五斤也。搗之如粉，以牛膽和之，煮之令燥。以赤土

釜容一鬥者，先以戎鹽石膽末薦釜中，令厚三分，乃內雄黃末，令厚五分，複加戎鹽於上。如此，相似至盡。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，令厚二寸。以蚓螻土及戎鹽為泥，泥釜外，以一釜覆之，皆泥令厚三寸，勿泄。陰乾一月，乃以馬糞火煴之，三日三夜，寒，發出，鼓下其銅，銅流如冶銅鐵也。乃令鑄此銅以為筩，筩成以盛丹砂水。又以馬屎火煴之，三十日發爐，鼓之得其金，即以為筩，又以盛丹砂水。又以馬通火煴三十日，發取搗治之。取其二分生丹砂，一分並汞，汞者，水銀也，立凝成黃金矣。光明美色，可中釘也。

作丹砂水法

治丹砂一斤，內生竹筩中，加石膽消石各二兩，覆薦上下，閉塞筩口，以漆骨丸封之，須乾，以內醇苦酒中，埋之地中，深三尺，三十日成水，色赤味苦也。

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

先鍛錫，方廣六寸，厚一寸二分，以赤鹽和灰汁，令如泥，以塗錫上，令通厚一分，累置於赤土釜中。率錫十斤，用赤鹽四斤，合封固其際，以馬通火煴之，三十日，發火視之，錫中悉如灰狀，中有累累如豆者，即黃金也。合治內土甌中，以炭鼓之，十煉之並成也。率十斤錫，得金二十兩。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。彼鄉土之人，作土釜以炊食，自多也。

治作赤鹽法

用寒鹽一斤，又作寒水石一斤，又作寒羽涅一斤，又作白礬一斤，合內鐵器中，以炭火火之，皆消而色赤，乃出之可用也。

角裡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

先以礬水石二分，內鐵器中，加炭火令沸，乃內汞多少自在，攪令相得，六七沸，注地上成白銀。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，雄黃水二分，於𥫱 曆中加微火上令沸，數攪之，令相得，複加炭火上令沸，以此白銀內其中，多少自在，可六七沸，注地上凝，則成上色紫磨金也。

治作雄黃水法

治雄黃內生竹筩中一斤，輒加消石二兩，覆薦上下，封以漆骨丸，內醇大醋中，埋之深三尺，二十日即化為水也。作曾青水方，及礬石水同法，但各異筩中耳。

小兒作黃金法

作大鐵筩成，中一尺二寸，高一尺二寸。作小鐵筩成，中六寸，瑩磨之。赤石脂一斤，消石一斤，雲母一斤，代赭一斤，流黃半斤，空青四兩，凝水石一斤，皆合搗細篩，以醯和，塗之小筩中，厚二分。汞一斤，丹砂半斤，良非半斤。

取良非法用鉛十斤內鐵釜中，居爐上露灼之，鉛銷，內汞三兩，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，名曰良非也。攪令相得，以汞不見為候，置小筩中，雲母覆其上，鐵蓋鎮之。取大筩居爐上，銷鉛注大筩中，沒小筩中，去上半寸，取銷鉛為候，猛火炊之，三日三夜成，名曰紫粉。取鉛十斤於鐵器中銷之，二十日上下，更內銅器中，須鉛銷，內紫粉七方寸匕，攪之，即成黃金也。欲作白銀者，取汞置鐵器中，內紫粉三寸已上，火令相得，注水中，即成銀也。

務成子法

作鐵筩長九寸，徑五寸，搗雄黃三斤，蚓螻壤等分，作合以為泥，塗裹使徑三寸，匱口四寸，加丹砂水二合，覆馬通火上，令極乾，內銅筩中，塞以銅合蓋堅，以黃沙築上，覆以蚓壤重泥，上無令泄，置爐炭中，令有三寸炭，筩口赤，可寒發之，雄黃皆入著銅筩，複出入如前法。三斤雄黃精，皆下入著筩中，下提取與黃沙等分，合作以為爐，爐大小自在也。欲用之，置爐於炭火中，爐赤，內水銀，銀動則內鉛其中，黃從傍起交中央，注之於地，即成金。凡作一千五百斤，爐力即盡矣。此金取牡荊赤黍酒漬之，百日，即柔可和也。如小豆，服一丸，日三服，盡一斤，三蟲伏屍，百病皆去，盲者視，聾者聞，老者即還年如三十時，入火不灼，百邪眾毒、冷風暑濕、不能侵入；盡三斤，則步行水上，山川百神，皆來侍衛，壽與天地相畢。以杼血朱草煮一丸，以拭目眥，即見鬼及地中物，能夜書；以白羊血塗一丸，投水中，魚龍立出，可以取也；以青羊血丹雞血塗一丸，懸都門上，一裡不疫；以塗牛羊六畜額上，皆不疫病，虎豹不犯也；以虎膽蛇肪塗一丸，從月建上以擲敵人之軍，軍即便無故自亂，相傷殺而走矣；以牛血塗一丸以投井中，井中即沸，以投流水，流水則逆流百步；以白犬血塗一丸，投社廟舍中，其鬼神即見，可以役使；以兔血塗一丸，置六陰之地，行廚玉女立至，可俟六七十人也；以鯉魚膽塗一丸，持入水，水為之開一丈，可得氣息水中以行，冒雨衣不霑也；以紫莧煮一丸，含咽其汁，可百日不饑；以慈石煮一丸，內髻中，以擊賊，白刃流矢不中之，有射之者，矢皆自向也；以六丁六壬上土並一丸，以蔽人中則隱形，含一丸，北向以噴火，火則滅；以庚辛日申酉時，向西地以一丸擲樹，樹木即日便枯；又以一丸，禹步擲虎狼蛇蝮，皆即死；研一丸以書石即入石，書金即入金，書木入木，所書皆徹其肌理，削治不可去也。卒死未經宿，以月建上水下一丸，令入咽喉，並含水噴死人面，即活。以狐血鶴血塗一丸，內爪中，以指萬物，隨口變化，即山行木徙，人皆見之，然而實不動也。

凡作黃白，皆立太乙、玄女、老子坐醮祭，如作九丹法，常燒五香，香不絕。又金成，先以三斤投深水中，一斤投市中，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。